宁乡荥阳潘氏[1]家训（节选）

家之有规，犹国之有制。制不定无以一[2]朝廷之趋[3]，规不立无以为子弟之率。

存心。天良不昧，则民物皆吾胞与[4]；恶根不斩，则骨肉必见仇雠。哀，莫大于心死，而身死次之。盖凡受人欺者，身虽害而心自若。彼欺人者，身虽得志，其心已斫丧[5]无余矣。然则[6]心其可不存乎？居心之要无他，曰毋不敬；推心之要无他，曰其恕。

修身。身者，一生之主，万世之根，后世子孙之所取法也，如之何不修？格致诚正，为修身而设；齐治均平，自修身而推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《曲礼》曰："手容恭，足容重，目容端，口容止，声容静，头容直，气容肃，立容德，色容庄。"此亦皆修身之明训也，而后人当三自身之。

① 宁乡荥阳潘氏：宁乡荥阳潘氏始迁祖于五代后唐同光年间居宁乡水南冲，南宋中叶徙迁宁乡田心。另一支始迁祖为明代忠饶公。

② 一：此处意思是统一。

③ 趋：此处意思是归附。

④ 胞与："民胞物与"的略称。指以民为同胞，以物为朋友。后以"胞与"指泛爱一切人和物。

⑤ 斫丧（zhuó sàng）：摧残；伤害。

⑥ 然则：既然这样。



宁乡荥阳潘氏宗祠

孝父母。父母之恩，昊天罔极，岂可易言孝乎？惟内存深爱，外着婉容，冬温而夏清[①]，昏定而晨省，竭力以分其劳，承欢以养其志，谨疾以解其忧，和家以致其顺，父母或有过举则几谏之，妻妾不敬翁姑则必责出之。即不幸而父母没也，殡则必诚必信，葬则尽哀尽礼，厝不久奄[②]，祭以时举，于是不孝之罪寡矣。

敦手足。古人以手足喻兄弟，惟其痛痒相关也。嗟乎，今既至无良之人，未有以手残足，以足残手，何兄弟相残之纷纷耶？闻之

① 夏清（qìng）：指事奉父母，夏天使之凉爽。
② 奄：同“淹”，停留、久留。

虞舜喜弟，周公代兄[①]，宋君分痛[②]，邓伯弃儿[③]，夷齐逊国[④]，薛包让家[⑤]，他如缪彤之自撾[⑥]，苏琼之下泪[⑦]，牛宏之直答作脯[⑧]，韩公之诔[⑨]十二郎，友爱之情千古如见。兄弟相残者，合录数人故事而口诵心维，自兴敦睦之思矣。

① 周公代兄：周朝时候，有个周公，姓姬名旦，就是武王的弟弟。武王在打平商朝天下的第二年，忽然生了病。于是周公就到太庙里设起祭坛，去禀告他的曾祖父太王、祖父王季、父亲文王，情愿把自己的身子去代哥哥。果然后来武王的病就好了。

② 宋君分痛：宋太祖亲自为弟弟赵匡义灼艾治病。弟弟感觉疼，宋太祖也灼艾自灸，要给弟弟分担些疼痛。

③ 邓伯弃儿：邓攸，字伯道，平阳襄陵（今山西临汾东南）人。他小时以孝著称，被中正品评为灼然二品。西晋怀帝永嘉（307—313）末，他被石勒所俘虏，携带妻子逃出。由于考虑无法两全，他舍弃亲生儿子，而带侄子逃生。

④ 夷齐逊国：相传，殷末孤竹国国君有三子，伯夷为长子，叔齐为末子。国君认为三子中，叔齐最合适作王位继承人。孤竹君死后，叔齐以长幼有序而坚持让于长兄伯夷；伯夷以父命难违而坚持不受。两人先后出逃周国，孤竹国只能立次子为君。

⑤ 薛包让家：薛包父母去世以后，其弟要求分析财产，各自生活，薛包劝止不了，便将家产平分，年老奴婢都归自己，他说："年老奴婢和我共事年久，你不能使唤。"田园庐舍荒凉顿废的，分给自己，说道："这是我少年时代所经营整理的，心中系念不舍。"衣服家具，自己挑拣破旧的，并说："这些是我平素穿着食用过的，比较适合我的身口。"兄弟分居以后，其弟不善经营，生活又奢侈浪费，数次将财产耗费破败。薛包关切开导，又屡次分自己所有，济助其弟。

⑥ 缪彤之自撾：汉朝时候，有一个人，姓缪单名叫彤。他在幼小时，就没有了父亲。兄弟四个人，住在一块儿。等到后来各自娶了妻子，这几个妇女们就要请求均分家产，已经有好几次了，甚至于屡次有争闹的言语发生。缪彤听见了很感愤叹息，就关了门，自己打着自己说道："缪彤呀缪彤，你勤修身体，谨慎行为，学了圣贤人的法则，想去整齐世界上的风俗，为什么不能够去正了自己的家庭呢？"他的弟弟们和那几个妇女听到了，就都在门外叩着头、谢了罪，缪彤才开了门出来。从此以后，他们一家的男男女女，就敦好和睦了。

⑦ 苏琼之下泪：北史苏琼为守，乙普明兄弟争田。琼谕之曰："天下难得者，兄弟，易得者，田宅。假令得田宅失兄弟，心如何？"因而泪下，普明兄弟洒泣谢罪。

⑧ 牛宏之直答作脯：隋有个叫牛宏的人，他的弟弟叫牛弼，喜欢喝酒还经常闹事儿，喝多了，还把他哥家拉车用的牛给杀了。牛宏回家后，他媳妇儿告状。牛宏听了后也没有什么反应，直接回他媳妇儿一句话："做牛肉吃，吃不完做成牛肉干儿。"然后还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继续勤奋读书，由此看出他性格非常宽厚平和。

⑨ 诔（lěi）：叙述死者功德以示哀悼。

务耕读。君子当尽其在我[①]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若勤耕而得富，则非不义之富也。若读而得贵，则非不义之贵也。古昔盛时，有井田以安天下之野人，故衣食足而国无游惰。有学校以教天下之士子，故礼义兴而朝多圣贤。秦汉而后，田由民置，学尚虚文。然既生于世，既不得不勤耕苦读也。吾族朴者宜归农，毋辞胼胝之劳。仰足以事，俯足以畜，不期其富而自富矣；秀者宜归学，毋畏就将[②]之苦，则太上立德，其次立言，不期贵而自贵矣。

和族邻。祖宗，父母之本也，父母，吾身之本也，兄弟，吾身之分也，族人，兄弟之分也，不可以不思也。思则饥寒而相娱，不思则富贵而相攘，思则万叶而同根，不思则同母而化为胡越[③]，思不思之间而已矣。凡我族人，谁非一脉，务宜同心一德，万勿尔诈我虞。既有不平，亦鸣族赴祠，辨明则止。而居尊者须举公断直，不应依阿[④]致讼，令途人大笑，以为同室操戈也。若夫邻与吾共居兹土，自当喜相庆，忧相吊，有无相通，患难相扶。倘坐视不顾，闭户自高，则为无良之民，而相怨一方矣。

维风俗。范文正公做秀才时，便以天下为己任。区区[⑤]族党之风俗，而不思所以维之，不几虚生于两间[⑥]耶？盖吾人伏处族党中，有德之人当尊之，有志之士当成之，节孝之行当举之，忍让之家当表之。

① 尽其在我：尽自己的力量做好应做的事。
② 就将：谓每日有所成就，每月有所进步。
③ 胡越：比喻敌人或对立关系。
④ 依阿：曲从附顺。
⑤ 区区：旧时谦辞，我。
⑥ 两间：谓天地之间。指人间。

若夫奸佞者，刻薄者，索利而忘义者，健讼而罔上者，皆当以理喻之，以情化之，以覆宗绝嗣恐之。否则正颜色以谢之，戒子弟以远之。夫如是，君子亦勉于善，小人必悔其过，何患风之不醇而俗之不美乎？昔彭觉所先生《勉儿侄赴秋闱》诗曰：“百花亭醉广寒春，雪简萤篇慰苦心。变化应从龙见者，英雄岂但鹿鸣宾。皋伊周召吾儒事，卢骆王阳末世珍。请诵岳阳楼上记，先忧后乐是何人。”至哉斯言，特敬述之勉而后人，以去浮崇实为心，以整躬饬己为务。幸而得志，上佐雅化，下成伟人，岂不美哉！